

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 關係史研究

余太山 著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
The Commercial Press

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

余太山 著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-1040301

商務印書館

2011年·北京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 / 余太山著. —
北京: 商務印書館, 2011

ISBN 978-7-100-08357-7

I. ①兩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民族關係—中國—漢代
②民族關係—中國—魏晉南北朝時代 ③西域—地方史—
漢代 ④西域—地方史—魏晉南北朝時代 IV. ①K280.03
②K294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1)第094623號

所有權利保留。

未經許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

余太山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)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三 河 市 尚 藝 印 裝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ISBN 978-7-100-08357-7

2011年9月第1版

開本 880×1230 1/32

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張15

定價: 42.00圓

目錄

緒說 ...001

上卷

一 西漢與西域 ...007

二 東漢與西域 ...094

三 曹魏、西晉與西域 ...139

四 前涼與西域 ...161

五 前秦、後涼與西域 ...174

六 西涼、北涼與西域 ...188

七 北魏、西魏、北周與西域 ...199

八 劉宋、蕭齊、蕭梁與西域 ... 253

九 隋與西域 ... 265

下卷

一 張騫西使新說 ... 285

二 甘英西使小考 ... 299

三 漢魏通西域路線及其變遷 ... 307

四 兩漢西域都護考 ... 322

五 兩漢戊己校尉考 ... 355

六 關於“李柏文書” ... 371

七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“緣禾”、“建平”年號 ... 381

八 董琬、高明西使考 ... 391

徵引文獻 ... 426

索引 ... 442

後記 ... 464

再版後記 ... 465

余太山主要出版社物目錄 ... 466

緒說

“西域”是見諸兩漢魏晉南北朝“正史”的一個地理概念，在多數情況下泛指玉門關、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，有時也用來稱呼塔里木盆地及其周鄰地區，就是說有廣、狹二義。本書所謂“西域”取其廣義，而“研究”的重點在今天被稱為中亞的地區，尤其是帕米爾以東地區。這是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的實際情況決定的。

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，其意義不言而喻。本書的任務是儘可能搞清楚有關史實，並作出以下概括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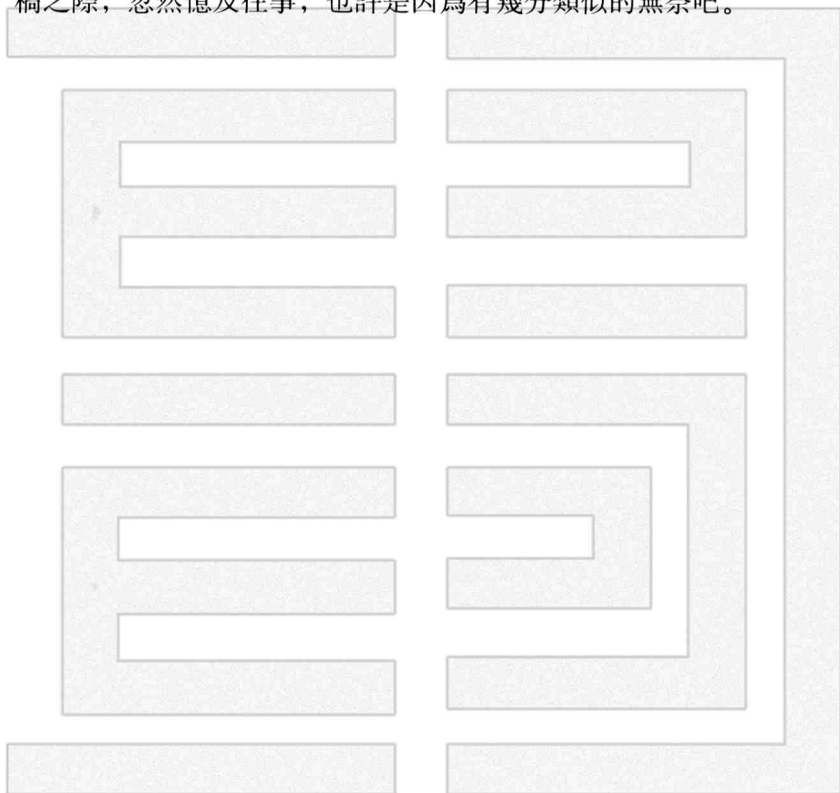
兩漢魏晉南北朝經營西域的目的，可以歸結為十六個字：“廣地萬里，重九譯，致殊俗，威德徧於四海”，很明顯，主要是政治的。與此相對，西域諸國與兩漢魏晉南北朝交往的目的，首先是經濟的，即所謂“欲通貨市買”；當然也是為了吸收後者先進的文化，即所謂“慕樂中國”。此外，帕米爾以東諸國還在於尋求庇護，以避免來自塞北遊牧部族的侵掠。

兩漢魏晉南北朝的西域經營往往伴隨著與塞北遊牧部族的鬭

爭，有時爲了打擊後者而經營西域，有時則爲了經營西域而打擊後者；其實，經營西域和打擊塞北游牧部族都是“事征四夷”的組分，目的本來是一致的。

兩漢魏晉南北朝經營西域主張“以義屬之”，“賂遣設利朝也”；雖亦動用武力，威懾而已，一般不事劫略。李廣利征大宛，歷時三載有餘，以致“海內虛耗”，破宛後祇“取其善馬數十匹”，似可爲證。例外僅見於呂光之征龜茲，萬度歸之征焉耆。與此相對，塞北游牧部族視西域各國爲“僮仆”，子女、貂裘，勒索無厭，常常“備其逋租，高其價值，嚴以期會”。這是當時塞北游牧政權本身的性質決定的，它們在西域不得人心是必然的。因此，塞北游牧部族祇有在中原王朝草創、衰微或分裂時纔可能稱霸西域。換言之，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鬆弛或中斷祇能歸咎於各王朝本身。事實上，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唯獨兩漢真正統治過西域（帕米爾以東），正是因爲唯獨兩漢曾經是強大而統一的。在其餘時間內，西域或者被游牧政權，或者被當地若干“大國”所控制。但是，無論帕米爾東西，對所謂中原王朝的嚮往未嘗中斷；或遣使奉獻，或遣子入侍，或接受冊封，總之是不拘形式，保持聯繫；涓涓細流，一旦時機成熟，便匯成滔滔大河，北魏時期東西交通盛大局面的終於形成，亦即所謂“自葱嶺已西、至於大秦，百國千城，莫不款附，商胡販客，日奔塞下”，可以爲證。應該看到，在此起作用的主要是文化和經濟的因素。這在當時自然是沒有人能夠充分認識到的。

小時候，母親教我寫毛筆字，一再叮囑：既要一氣呵成，又要處處皆留；我雖能領會，卻不能實踐，老是顧此失彼。本書完稿之際，忽然憶及往事，也許是因為有幾分類似的無奈吧。



上
卷

一 西漢與西域

西漢與西域之關係，一般認為始於張騫首次西使。張騫首次西使啓程於武帝建元二年（前 139 年），中途因被匈奴拘留，十餘年後才得脫西走。他到達的第一個西域國家是大宛，時在武帝元光六年（前 129 年）。^[1]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載：

大宛聞漢之饒財，欲通不得，見騫，喜，問曰：若欲何之？騫曰：爲漢使月氏，而爲匈奴所閉道。今亡，唯王使人導送我。誠得至，反漢，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。大宛以爲然，遣騫，爲發導繹，抵康居，康居傳致大月氏。

張騫是最早到達大宛的西漢使者。此前，西漢對大宛似乎一無所知，故同傳稱，“大宛之跡，見自張騫”。但大宛對西漢卻顯然有所瞭解，知漢“饒財”，因而相信張騫關於賂遺財物的許諾，並爲發導繹。

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。

元鼎元年（前116年）或二年，張騫出使烏孫。^[2]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“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闐、扞罕及諸旁國”。而在張騫歸國後“歲餘，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”，“俱來者”應有大宛國人。

嗣後，西漢與大宛的往來日趨密切，大宛的特產汗血馬也傳入中原，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載，武帝“得烏孫馬好，名曰‘天馬’。及得大宛汗血馬，益壯，更名烏孫馬曰‘西極’，名大宛馬曰‘天馬’”。由於武帝“好宛馬，使者相望於道”。但是，西漢對這種關係並不滿意，蓋如同傳所說，“宛以西，皆自以遠，尚驕恣晏然，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”。具體而言，“自烏孫以西至安息，以近匈奴，匈奴困月氏也，匈奴使持單于一信，則國國傳送食，不敢留苦；及至漢使，非出幣帛不得食，不市畜不得騎用。所以然者，遠漢，而漢多財物，故必市乃得所欲，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”。烏孫以西諸國去漢既遠，又受匈奴羈縻，自然不可能禮遇漢使。元封三年（前108年），據同傳，武帝遣將擊破樓蘭、姑師，“因舉兵威以困烏孫、大宛之屬”。^[3]然而此舉對大宛似乎並沒有起什麼作用。

又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“漢使者往既多，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，言曰：宛有善馬在貳師城，匿不肯與漢使。天子既好宛馬，聞之甘心，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”。而大宛竟“不肯予漢使”，且“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，取其財物”。於是武帝大怒，“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，發屬國六千騎，及

郡國惡少年數萬人，以往伐宛。期至貳師城取善馬，故號‘貳師將軍’”。漢使被殺，在武帝是忍無可忍，伐宛勢所不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宛殺車令，似乎並不完全是爲了奪取財物。據《漢書·李廣利傳》，“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、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，隔東西道”。可知大宛旨在阻止西漢與西方的交通！這很可能是受匈奴的指使。武帝決心經營西域，繼樓蘭、姑師之役，又聯姻烏孫，於是輪到大宛。

貳師將軍於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秋啓程。^[4]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漢軍“西過鹽水（孔雀河）”，“攻郁成，郁成大破之，所殺傷甚衆”。貳師度不能勝，乃“引兵而還”；至敦煌，遣使上書，“願且罷兵，益發而復往”。武帝大怒，“使使遮玉門，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！貳師恐，因留敦煌”。

貳師初征敗績，首先是由於輕敵。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師出之前，“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，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，彊弩射之，即盡虜破宛矣”。武帝則因“嘗使浞野侯攻樓蘭，以七百騎先至，虜其王，以定漢等言爲然”。另一個原因是沿途很難得到補給。同傳稱，漢軍西征，“當道小國恐，各堅城守，不肯給食。攻之不能下。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數日則去。比至郁成，士至者不過數千，皆飢罷”。李廣利以數千飢罷之士，攻郁成，終於大敗，逃回敦煌時，士卒所剩“不過什一二”。時在太初二年秋冬之交。

由於太初二年“夏，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”，^[5]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“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，專力攻胡”。但武帝以爲“宛小國而不能下，則大夏之屬輕漢，而宛善馬絕不來，烏孫、

侖頭易苦漢使矣，爲外國笑”。於是“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，赦囚徒材官，益發惡少年及邊騎，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，負私從者不與，牛十萬，馬三萬餘匹，驢騾橐它以萬數，多齎糧，兵弩甚設，天下騷動，傳相奉伐宛，凡五十餘校尉”。時爲太初三年秋。

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稱：“貳師起敦煌西，以爲人多，道上國不能食，乃分爲數軍，從南北道。”^[6]這一次，由於“兵多”，“所至小國莫不迎，出食給軍”。獨“侖頭不下”，漢軍“攻數日，屠之”，乃自侖頭西行，直抵大宛都城，“漢兵到者三萬人”。宛兵迎擊，不敵，退保城內。漢軍“決其水源”，圍攻四十餘日，壞其外城，虜其勇將。大宛貴人不得已殺其王毋寡出降，“乃出其善馬，令漢自擇之，而多出食食給漢軍。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，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，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，與盟而罷兵”。時在太初三年冬。此前，李廣利已遣將攻破郁成，追殺其王。

伐宛之後，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“歲餘，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，使我國遇屠，乃相與殺昧蔡，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，而遣其子入質於漢。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”。而據《漢書·西域傳上》，“宛王蟬封與漢約，歲獻天馬二匹”。從此大宛附漢，汗血馬源源東來。^[7]

二

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張騫西使自大宛赴大月氏時，曾途經

“康居”，但實際上張騫當時所經祇是康居的屬土索格底亞那。^[8]第一個踏上康居本土的漢使應是元鼎初張騫西使烏孫時所遣副使。

據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，相如告巴蜀民檄有云：“康居西域，重譯請朝，稽首來享。”^[9]又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載仲舒對策之言曰：“夜郎、康居，殊方萬里，說德歸誼，此太平之致也。”相如告巴蜀民在武帝元光五年（前130年），^[10]仲舒對策在元光元年（前134年），^[11]知康居在張騫首次西使自匈奴中得脫之前已遣使漢廷，是最早朝漢的西域國家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所載元光元年五月求對策詔僅言“海外肅裔，北發渠搜，氏羌徠服”，沒有提到康居，則康居之來，或在是年五月之後。

雖然康居遣使通漢甚早，但似乎一直是西漢經營西域的阻力。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李廣利伐大宛，圍攻宛都時，“康居候視漢兵”，因“漢兵尚盛，不敢進”。大宛貴人與漢軍談判時，亦聲稱“康居之救且至。至，我居內，康居居外，與漢軍戰”，試圖迫使漢軍接受其條件。而李廣利“許宛之約”，原因之一便是考慮到“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，破漢軍必矣”。又，李廣利遣上官桀攻破郁成時，郁成王徑“亡走康居”。上官桀“追至康居”，康居“聞漢已破宛”，纔“出郁成王予桀”。

宣帝神爵三年（前59年），西域都護立府施政。據《漢書·西域傳上》，康居以“絕遠”不屬都護，而都護負責“督察”的諸國中仍包括康居在內。

元帝時，據《漢書·陳湯傳》，初元四年（前45年），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谷吉，“自知負漢，又聞呼韓邪益彊，遂西奔康

居。康居王以女妻郅支，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。康居甚尊敬郅支，欲倚其威以脅諸國”。建昭三年（前36年），甘延壽、陳湯征郅支，兵“過烏孫，涉康居界，至闐池西。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，寇赤谷城東，殺略大昆彌千餘人，驅畜產甚多。從後與漢軍相及，頗寇盜後重。湯縱胡兵擊之，殺四百六十人，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，還付大昆彌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。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”。“入康居東界”後，陳湯等下令不得抄略，並利用康居與郅支的矛盾，“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，諭以威信，與飲盟遣去”，“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。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，皆怨單于，由是具知郅支情”。漢軍圍攻郅支所在郅支城時，“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，四面環城，亦與相應和。夜，數犇營，不利，輒卻”，直至城破在即纔退去。康居迎郅支，是爲了借郅支之力威懾鄰國，而據《漢書·匈奴傳下》，可知主要是爲了對抗烏孫；至於它竟敢與漢爲敵，無非是因爲去漢遠，無所畏懼於漢。

《漢書·西域傳上》載：“至成帝時，康居遣子侍漢，貢獻，然自以絕遠，獨驕慢，不肯與諸國相望。”都護郭舜上言稱：“康居驕黠，訖不肯拜使者。都護吏至其國，坐諸烏孫諸使下，王及貴人先飲食已，乃飲啗都護吏，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。”並指出：“何故遣子入侍？其欲賈市，爲好，辭之詐也。”因而建議：“宜歸其侍子，絕勿復使，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。”然而，“漢爲其新通，重致遠人，終羈縻而未絕”。

康居遣子入侍，《資治通鑑·漢紀二四》繫於元延二年（前11年）。但是，元延二年任都護者應爲孫建而非郭舜，郭舜都護任期

爲永始二年（前 15 年）至元延元年。胡注以爲“平帝元始間，孫建始爲都護”；未安。^[12] 因此，此處《資治通鑒》不可從。又，因《資治通鑒》之文作“時康居復遣子侍漢”，胡注曰：“元帝時，康居遣子入侍，陳湯上言其非王子，今復遣子入侍。”然查《漢書·陳湯傳》，湯上言康居侍子非王子在成帝時，知此處胡注有誤。^[13] 《資治通鑒》既未載元帝時康居有遣子入侍之事，此處稱“復”應是承他事而言。又，傳文稱成帝時康居遣子入侍爲“新通”，知康居與漢絕而不通已久。康居通漢，旨在“賈市”，這可能與康居領有索格底亞那有關；^[14] 索格底亞那人素以善商賈著稱。至於漢廷沒有完全採納郭舜的建議，是因爲“致遠人”自武帝以來一直是西漢經營西域的一個重要目的。不過，所謂“終羈縻而未絕”，大概祇是接待康居“使者”，很少遣使康居了。

另外，據《漢書·段會宗傳》，在會宗再任都護期間（前 21—前 18 年），“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，會宗奏狀，漢遣衛司馬逢迎。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。司馬畏其衆，欲令降者皆自縛，保蘇匿怨望，舉衆亡去”。此事不明究竟，錄以備考。

三

武帝建元二年，漢遣張騫西使，聯結被匈奴逐出故地徙往伊犁河、楚河流域的大月氏，共同打擊匈奴。由於在途中被匈奴拘留，張騫直至元光六年纔到達大月氏，其時大月氏已遷離伊犁河、

楚河流域，到達阿姆河流域，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國。^[15]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大月氏“既臣大夏而居，地肥饒，少寇，志安樂，又自以遠漢，殊無報胡之心。騫從月氏至大夏，竟不能得月氏要領”。張騫這次西使，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目的，但打開了漢人的眼界，西漢的西域經營，實肇端於此。

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元鼎初，張騫使烏孫時，曾遣副使使大月氏。副使歸國時，可能偕大月氏使者同來。果然，大月氏首次致使西漢當在武帝元鼎年間。又據《漢書·李廣利傳》，李廣利伐宛凱旋後，武帝下詔說：“匈奴爲害久矣，今雖徙幕北，與旁國謀，共要絕大月氏使，遮殺中郎將江、故雁門守攘。”武帝詔乃追述伐大宛前夕的形勢，大月氏或在元封間再次使漢。

據《漢書·西域傳上》，大月氏不屬都護。顯然是因爲去漢太遠，大月氏和西漢的關係並不是很密切的。值得一提的是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載：

天竺又有神人，名沙律，昔漢哀帝元壽元年（前2年），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《浮屠經》曰復立者其人也。

此事各書所記均有差異，不僅受經者姓名不一致，而且受經地點也不一致。若據法琳《辯正論》卷五注，“前漢哀帝時，秦景至月氏國，其王令太子口授《浮屠經》”，則受經於月氏國。^[16]不管怎樣，這則記載表明，哀帝時代，西漢與大月氏尚有往來。